

佛教基本典籍

《坛经》诸本集成

王孺童 编校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014057945

佛教基本典籍

B946.5
36

《坛经》诸本集成



王孺童 编校



B946.5
36



北航

C1742744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坛经》诸本集成/王孺童编校. --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4.6

ISBN 978-7-80254-864-0

I. ①法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禅宗-佛经-中国-唐代②《六祖坛经》-注释. IV. ①B9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21819号

《坛经》诸本集成

王孺童 编校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(100009)

电 话: 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10(编辑部)

责任编辑: 卫 菲

版式设计: 陶 静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本记录: 787×1092毫米 16开本 21印张 210千字

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4-864-0

定 价: 68.00元



目 录

宗宝本《坛经》精校 / 1

【附】

六祖能禅师碑铭 (唐)王 维 / 54

赐谥大鉴禅师碑 (唐)柳宗元 / 58

大鉴禅师碑 (唐)刘禹锡 / 59

佛衣铭 (唐)刘禹锡 / 61

卓锡泉铭 (北宋)苏 轼 / 62

见六祖真相 (北宋)苏 轼 / 62

《六祖坛经》序 (北宋)郎 简 / 63

跋 (元)宗 宝 / 64

重刻《法宝坛经》凡例 (清)真 朴 / 64

重刻《坛经》书后 (清)真 朴 / 67

重刊《六祖法宝坛经》缘起 (清)道 需 / 68

《六祖坛经笺注》序 (民国)丁福保 / 69

《六祖坛经笺注》后序 (民国)丁福保 / 73

笺经杂记 (民国)丁福保 / 77



002 敦煌本《坛经》精校 / 95

惠昕本《坛经》精校 / 149

【附】

《韶州曹溪山六祖坛经》序 (唐) 惠 昕 / 211

《六祖坛经》后叙 (北宋) 周希古 / 211

《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》序 (北宋) 存 中 / 212

《六祖坛经》序 (南宋) 晁子健 / 213

曹溪本《坛经》精校 / 215

【附】

略序 (唐) 法 海 / 271

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序 (元) 德 异 / 273

御制《六祖法宝坛经》叙 (明) 宪 宗 / 274

刻《法宝坛经》序 (明) 李 材 / 275

重锓《曹溪原本法宝坛经》缘起 (明) 王起隆 / 276

重订《曹溪法宝坛经》原本跋 (明) 谭贞默 / 284

读《坛经》原本颂 (清) 严大参 / 287

古者刊跋 / 287

刊行《坛经》后跋 (清) 凤 机 / 291

明藏本《坛经》精校 / 293

西夏文《坛经》语译汇编 / 319

宗宝本《坛经》精校



案底本为：民国三十三年甲申六月《普慧藏》第十六函第一册所收本，校本为：明《径山藏》“扶”字号所收本、民国《频伽藏》“腾”字号所收本、日本增上寺报恩藏明本（简称“增上本”）、日本万治二年（1659）刊大谷大学藏本（简称“大谷本”）、清康熙丙辰（1676）真朴重梓本（简称“真朴本”）、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十月金陵刻经处重刊本（简称“金陵本”），辅校本为：敦煌本及《笺注》。

“《普慧藏》”前有清道霈《六祖大鉴禅师宝像赞》、北宋郎简《六祖坛经序》、元德异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》、清道霈《重刊六祖法宝坛经缘起》、北宋契嵩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》，后有唐法海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》、《历朝崇奉事蹟》、唐王维《六祖能禅师碑铭》、唐柳宗元《赐谥大鉴禅师碑》、唐刘禹锡《大鉴禅师碑》与《佛衣铭》、北宋苏轼《卓锡泉铭》与《见六祖真相》、元宗宝《跋》及“刊经题记”。卷首按语云：“清道光戊戌（1838），鼓山涌泉寺重刻为霖禅师发愿流通之宗宝改编本。此本同径山，而卷首及附录较多，兹据以重刊。”又《像赞》云：“自是獯獯根性利，著归槽厂息群疑。三更写偈知塗我，八月腰舂岂欠筛？怀会藏锋衰日下，风旛论义骇当时。曹溪从此波涛涌，得道如林万古事。远孙比丘道霈拜赞。”并有“道沛之印”“为霖”之印文。后《历朝崇奉事蹟》云：“唐宪宗皇帝谥大师曰‘大鉴禅师’；宋太宗皇帝加谥‘大鉴真空禅师’，诏新师塔曰



‘太平兴国之塔’；宋仁宗皇帝天圣十年（1032）迎师真身及衣钵入大内供养，加谥大鉴真空普觉禅师；宋神宗皇帝加谥‘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’。具见晏元献公《碑记》。”卷末“刊经题记”云：“前住怡山沙门新灼、现住怡山沙门一社、开化寺比丘天演、西峰寺比丘觉长、安澜馆比丘自得、浙船馆比丘自然、兴安馆比丘通才、本山、最圆、新條、思成、千顷、妙胜、超慧、在州、居士林文仪，共刊兹经，伏愿自利，愿利他，愿各得圆成如来禅、祖师禅，一交打彻，成等正觉，尽度众生。道光戊戌年仲春鼓山沙门通雨谨识。监寺比丘天明募刊流通。”

“《径山藏》”前有元德异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》、北宋契嵩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》，后有唐法海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》、《历朝崇奉事蹟》、唐柳宗元《赐谥大鉴禅师碑》、唐刘禹锡《大鉴禅师碑》与《佛衣铭》、元宗宝《跋》。

“《频伽藏》”前后所附，同“《径山藏》”。

“增上本”前后所附，同“《径山藏》”。

“大谷本”前有元德异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》、唐法海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》、《历朝崇奉事蹟》。

“真朴本”前有《御制六祖法宝坛经序》（即明成化七年[1471]《叙》）、北宋郎简《六祖大师法宝记序》、《重刻法宝坛经凡例》、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》（即“曹溪本”唐法海《略序》），后有“历朝崇奉事”、清真朴《重刻坛经书后》及“牌记”、墨书“题记”。“历朝崇奉事”云：“宋太祖开国之初，王师平南海刘氏残兵作梗，师之塔庙鞠为煨烬，而真身为守塔僧保护，一无所



损。寻有制兴修，功未竟会。宋太宗即位，留心禅门，诏新师增七层，加谥‘大鑑真空禅师太平兴国之增’。宋仁宗天圣十年，具安與迎师真身及衣钵入大内供养，加谥‘大鑑真空普觉禅师’。宋神宗加谥‘大鑑真空普觉圆明禅师’。本州复兴梵刹事蹟，元献公晏殊所作《碑记》具载。以后宋宗加谥“广照”，肉身迨今犹存。”“牌记”云：“岁次丙辰夏，金台弟子荆应元捐貲助刻，板藏本山藏经阁，永远流通。”墨书“题记”云：“享保癸卯八年（1723）十月念八日，谷地邑居住田官氏梅隐居士，法名物外施与云：此本邑之僧，法名道牧，字大牛，曾收柜久矣。与居士看祖意语，其故山野，书以记焉。梅龙无明明敬书。”

“金陵本”后有《六祖大师事略》（即“曹溪本”唐法海《略序》）。末有题记云：“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十月经房出貲重刊金陵刻经处识。”

“《笺注》”前有丁福保《六祖坛经笺註序》、《后序》与《笺经杂记》、唐法海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略序》、元德异《坛经序》，后有元宗宝《跋》、唐王维《六祖能禅师碑铭》、唐柳宗元《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》、唐刘禹锡《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》、《历朝崇奉事蹟》。又前有《慧能大师铜像》记云：“像在广州北城六榕寺。前清末季，广东巡抚游智开，派委员至寺取像，以改铸铜圆。委员乃焚香默祝，谓此来係不得已，非其本意。方礼拜，而此像忽无故倾倒，有声如雷，屋瓦皆震。委员大惊，伏地不能起，左右掖之出。以状报游，游亦惊骇。像乃得保存至今。溧阳狄葆贤。”又丁福保于《略序》题下云：“案后人



增删此文,名为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》,其所增之事实,间有穿凿附会之处,且文笔亦陋。”故今亦不附其文。

又有日本江户时期抄本,后有《六祖坛经记》云:“《坛经》法宝,言下见性,善恶双遣,本来清净。入此门最上乘人,寂土安邦,总在自心。九载秘旨,三更顿传。是破暗灯,是度海船。重法印施,如珠示与,无价至宝,勿弃衣裹。万历甲申(1584)秋八节日恒照斋书。”



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^①

风旛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宝编

行由第一

时大师至宝林，韶州韦刺史名璩与官僚入山，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，为众开缘说法。师陞座次，刺史、官僚三十余人，儒宗、学士三十余人，僧尼、道俗一千余人，同时作礼，愿闻法要。

大师告众曰：“善知识。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善知识。且听惠能行由，得法事意。惠能严父，本贯范阳，左降流于岭南，作新州百姓。此身不幸，父又早亡，老母孤遗，移来南海，艰辛贫乏，于市卖柴。时有一客买柴，使令送至客店。客收去，惠能得钱，却出门外，见一客诵经。惠能一闻经语，心即开悟，遂问：‘客诵何经？’客曰：‘《金刚经》。’复问：‘从何所来，持此经典？’客云：‘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，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，门人一千有馀。我到彼中礼拜，听受此经。大师常劝僧俗，但持《金刚经》，即自见性，直了成佛。’惠能闻说，宿昔有缘，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，令充老母

^① 案宗宝本校记已合于《坛经释义》（中华书局，2013年7月）一书中，可参看，故于此仅列原文。



衣粮,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。惠能安置母毕,即便辞违,不经三十餘日,便至黄梅,礼拜五祖。”

“祖问曰:‘汝何方人?欲求何物?’惠能对曰:‘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,远来礼师,惟求作佛,不求餘物。’祖言:‘汝是岭南人,又是獼獠,若为堪作佛?’惠能曰:‘人虽有南北,佛性本无南北。獼獠身与和尚不同,佛性有何差别?’五祖更欲与语,且见徒众总在左右,乃令随众作务。惠能曰:‘惠能启和尚,弟子自心常生智慧,不离自性,即是福田,未审和尚教作何务?’祖云:‘这獼獠根性大利,汝更勿言,著槽厂去。’惠能退至后院,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,经八月餘。祖一日忽见惠能曰:‘吾思汝之见可用,恐有恶人害汝,遂不与汝言,汝知之否?’惠能曰:‘弟子亦知师意,不敢行至堂前,令人不觉。’”

“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:‘吾向汝说,世人生死事大,汝等终日只求福田,不求出离生死苦海,自性若迷,福何可救?汝等各去自看智慧,取自本心般若之性,各作一偈,来呈吾看。若悟大意,付汝衣法,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,不得迟滞,思量即不中用,见性之人,言下须见。若如此者,轮刀上阵,亦得见之。喻利根者,见机而作。’”

“众得处分,退而递相谓曰:‘我等众人,不须澄心用意作偈,将呈和尚,有何所益?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,必是他得。我辈谩作偈颂,枉用心力。’余人闻语,总皆息心,咸言:‘我等已后依止秀师,何烦作偈。’”

“神秀思惟:‘诸人不呈偈者,为我与他为教授师。我须作



偈将呈和尚，若不呈偈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？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觅祖即恶，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。若不呈偈，终不得法。大难！大难！’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，拟请供奉卢珍画《楞伽经》变相及《五祖血脉图》，流传供养。神秀作偈成已，数度欲呈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拟呈不得。前后经四日，一十三度，呈偈不得。秀乃思惟：‘不如向廊下书著，从他和尚看见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礼拜，云是秀作；若道不堪，枉向山中数年，受人礼拜，更修何道。’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，呈心所见。偈曰：

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
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

秀书偈了，便却归房，人总不知。秀复思惟：‘五祖明日见偈欢喜，即我与法有缘；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业障重，不合得法。’圣意难测，房中思想，坐卧不安，直至五更。”

“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，不见自性。天明，祖唤卢供奉来，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。忽见其偈，报言：‘供奉却不用画，劳尔远来。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但留此偈，与人诵持。依此偈修，免堕恶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令门人炷香礼敬，尽诵此偈，即得见性。’门人诵偈，皆叹善哉。”

祖三更唤秀入堂，问曰：‘偈是汝作否？’秀言：‘实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’祖曰：‘汝作此偈，未见本性，只到门外，未入门内。如此见解，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。无上菩提，须得言下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不生不灭。



于一切时中，念念自见万法无滞，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。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汝且去，一两日思惟，更作一偈，将来吾看。汝偈若入得门，付汝衣法。’神秀作礼而出。又经数日，作偈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犹如梦中，行坐不乐。”

“复两日，有一童子于碓坊过，唱诵其偈。惠能一闻，便知此偈未见本性。虽未蒙教授，早识大意，遂问童子曰：‘诵者何偈？’童子曰：‘尔这獠獠，不知大师言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欲得传付衣法，令门人作偈来看。若悟大意，即付衣法为第六祖。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《无相偈》，大师令人皆诵。依此偈修，免堕恶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’惠能曰：‘一本有：我亦要诵此，结来生缘。上人，我此踏碓八箇馀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。’童子引至偈前礼拜。惠能曰：‘惠能不识字，请上人为读。’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，名日用，便高声读。惠能闻已，遂言：‘亦有一偈，望别驾为书。’别驾言：‘汝亦作偈，其事希有。’惠能向别驾言：‘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于初学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没意智。若轻人，即有无量无边罪。’别驾言：‘汝但诵偈，吾为汝书。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，勿忘此言。’惠能偈曰：

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

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

书此偈已，徒众总惊，无不嗟讶，各相谓言：‘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。’祖见众人惊怪，恐人损害，遂



010 将鞋擦了偈曰：‘亦未见性。’众以为然。”

“次日，祖潜至碓坊，见能腰石舂米，语曰：‘求道之人，为法忘躯，当如是乎！’乃问曰：‘米熟也未？’惠能曰：‘米熟久矣，犹欠筛在。’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。惠能即会祖意，三鼓入室。祖以袈裟遮围，不令人见，为说《金刚经》。至‘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’，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遂启祖言：‘何期自性本自清净，何期自性本不生灭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无动摇，何期自性能生万法。’祖知悟本性，谓惠能曰：‘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。’三更受法，人尽不知，便传顿教及衣钵云：‘汝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流布将来，无令断绝。’听吾偈曰：

有情来下种，因地果还生；

无情既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

祖复曰：‘昔达磨大师初来此土，人未之信，故传此衣以为信体，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惟传本体，师师密付本心。衣为争端，止汝勿传；若传此衣，命如悬丝。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’惠能启曰：‘向甚处去？’祖云：‘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。’惠能三更领得衣钵，云：‘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’五祖言：‘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’”

“祖相送直至九江驿。祖令上船，五祖把舫自摇。惠能言：‘请和尚坐，弟子合摇舫。’祖云：‘合是吾渡汝。’惠能云：‘迷时师度，悟了自度。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惠能生在边方，语音不



正，蒙师传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’祖云：‘如是。如是。以后佛法，由汝大行。汝去三年，吾方逝世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速说，佛法难起。’惠能辞违祖已，发足南行。”

“两月中间，至大庾岭。五祖归，数日不上堂。众疑，诣问曰：‘和尚少病少恼否？’曰：‘病即无，衣法已南矣。’问：‘谁人传授？’曰：‘能者得之。’众乃知焉。逐后数百人来，欲夺衣钵。一僧俗姓陈，名惠明，先是四品将军，性行粗糙，极意参寻，为众人先，趁及惠能。惠能掷下衣钵于石上云：‘此衣表信，可力争耶？’能隐草莽中。惠明至，提掇不动，乃唤云：‘行者！行者！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’惠能遂出，坐盘石上。惠明作礼云：‘望行者为我说法。’惠能云：‘汝既为法而来，可屏息诸缘，勿生一念，吾为汝说。’明良久，惠能云：‘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那箇是明上座本来面目。’惠明言下大悟，复问云：‘上来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’惠能云：‘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，密在汝边。’明曰：‘惠明虽在黄梅，实未省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今行者即惠明师也。’惠能曰：‘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师黄梅，善自护持。’明又问：‘惠明今后向甚处去？’惠能曰：‘逢袁则止，遇蒙则居。’明礼辞。明回至岭下，谓趁众曰：‘向陟崔嵬，竟无踪迹，当别道寻之。’趁众咸以为然。惠明后改道明，避吾上字。”

“惠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，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，凡经一十五载，时与猎人随宜说法。猎人常令守网，每见生命尽放之。每至饭时，以菜寄煮肉锅。或问，则对曰：‘但喫肉边菜。’”



“一日思惟：‘时当弘法，不可终遯。’遂出，至广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师讲《涅槃经》。时有风吹旛动，一僧曰：‘风动。’一僧曰：‘旛动。’议论不已。惠能进曰：‘不是风动，不是旛动，仁者心动。’一众骇然，印宗延至上席，徵诘奥义。见惠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，宗云：‘行者定非常人。久闻黄梅衣法南来，莫是行者否？’惠能曰：‘不敢。’宗于是作礼，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。宗复问曰：‘黄梅付嘱，如何指授？’惠能曰：‘指授即无，惟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’宗曰：‘何不论禅定解脱？’能曰：‘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’宗又问：‘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’惠能曰：‘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：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，及一阐提等，当断善根、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：一者常，二者无常，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；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蕴之与界，凡夫见二；智者了达，其性无二。无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’印宗闻说，欢喜合掌言：‘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；仁者论义，犹如真金。’于是为惠能剃发，愿事为师。惠能遂于菩提树下，开东山法门。”

“惠能于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。今日得与使君、官僚、僧尼、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累劫之缘，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、同种善根，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圣所传，不是惠能自智。愿闻先圣教者，各令净心，闻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代圣人无别。”一众闻法，欢喜作礼而退。